

口述

## 那年“五一”逛济南

□ 任洪军

现在过“五一”，全国各地的人们欢声笑语，载歌载舞，利用多种形式欢庆节日。还有很多人利用“五一”假期，带着家人，乘飞机坐高铁到全国各地，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1973年，我在济南过了一次“五一”，和现在的景象相比，别有一番滋味，让人感慨万千。

1973年春节刚过，为了解决家庭生活困难问题，经熟人介绍，我到济南市甸柳庄石英玻璃厂工地去干活。和我一起去的还有我村的任万军，我们两个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都是同学，初中毕业后又一起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感情十分深厚。

在工地上，我们整天和泥土、石头打交道，万军会瓦工手艺，工地上给他定为四级工，每天工资一元九角；我学过木工，定为三级工，每天工资一元七角。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时期，根据大队规定，每月要向集体交三十元钱买工分，剩下的钱除去生活费，都用来补贴家用。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我们在工地上省吃俭用，从不敢多花一分钱。

4月30日，工地上宣布第二天放假一天，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我和万军商量怎么度过节日。经过合计，我们计划到大明湖、趵突泉游玩，然后再去爬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和千佛山是泉城济南的标志性景点，到济南如果不到这几个地方，那真是太遗憾了。万军还提出，我们中午到大观园品尝“狗不理”灌汤包。

## 游大明湖

“五一”当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吃过早饭，我们每人花一角五分钱，从甸柳庄乘公交到济南百货大楼西的一个站点下了车，就大步流星地往北直奔大明湖南门。当时大明湖在济南城北郊，有“淫雨不涨，久旱不涸”的美名，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

我们来到大明湖南门，只见参观游玩的人络绎不绝。平时到大明湖游玩要买门票，当天是“五一”，免费向游客开放。一进大明湖景区，我们就被那清澈如镜的湖水吸引住了，湖边的垂柳枝繁叶茂，人们在树荫下散步乘凉，一片欢声笑语。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

一边走，一边欣赏大明湖园区的名胜古迹，仔细观赏了“小沧浪亭”的英姿，特别是游览了大明湖东北角的“汇波楼”后，感到十分震撼。

由于时间紧张，我们游览“汇波楼”后，就往西折返。途中看到很多年轻人，手摇双桨，欢快地荡游在湖面上。我们非常羡慕，也想划船到湖中一游，可是身上带的钱有限，只好“望湖兴叹”。正沉思间，忽见西边四五个年轻人陪着一位老大爷向我们走来。这位老人看上去七十多岁，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绿军装，胸前佩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老人两鬓斑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很多人猜测他是位老八路、老干部，大家不由得肃然起敬，一直目送老人走出很远。当时我想，如果不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哪有今天的好生活，是他们和无数的共产党人为了我们这些后来人筑起了一座座丰碑，书写了一段段传奇，创造了历久弥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 品尝灌汤包

大约十点多钟，我们两人从大明湖园区出来走到泉城路，每人花了一角钱坐公交车到了大观园，当我们走进“狗不理”包子餐厅时，里边已坐了很多。我们找了个座位坐下，一打听包子三元三角一笼，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吃上。万军拿出五元钱交上了包子钱，我赶紧买了一盘花生米和一瓶锦绣川白酒。

我们两人守着花生米和白酒，心里乐滋滋的，因为身上钱不多，也不敢有太多的奢望。我们边喝酒聊天边等包子，从在学校学习到下乡劳动，聊得津津有味。包子还没上来，一斤白酒就喝得一千二净。

包子上来后，我们慢慢品尝，生怕包子的肉汤滋到脸上。那包子真是名不虚传，美味极了。我们吃着包子蘸着调料，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可又想到了家人，要是他们也能吃上这样的包子该有多好。

中午一点左右，我们离开了大观园来到经五路上，那天天气炎热，走了不一会儿头上就冒出了汗珠。我和万军商议，先去爬千佛山，返回工地时再去趵突泉。在大街上万军突然对我说：“咱们走着去千佛山吧，也好看看城市的风景。”当时我心想，万军不坐公交车，可能是想省点钱吧，我没说什么，于是我们就顶着烈日，迈开双腿向千佛山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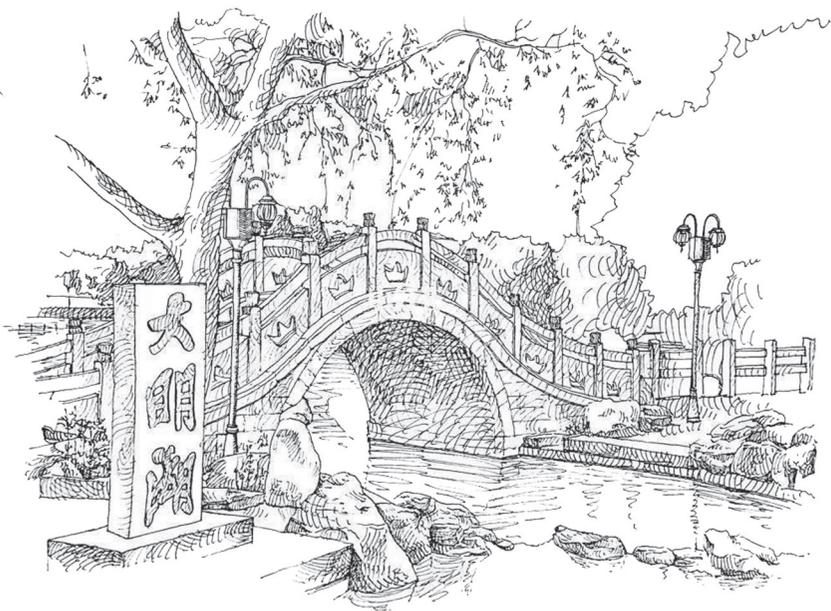
## 爬千佛山

千佛山位于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一路，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我们两人在路边边走边谈，兴致勃勃，从大观园走到千佛山也没觉得累。趁着酒兴，我们顺着弯弯曲曲的石阶小路，一口气爬到了山顶，被山顶的凉风一吹，我们顿时清醒了许多。站在山顶上举目远望，众多的工厂、林立的烟囱映入眼帘，美丽济南尽收眼底。向北望去，胶济路上的火车，像长蛇一样壮观。在山顶，我们还看到千佛山众多的名胜古迹和千姿百态的园林树木，这让我们生出“一览众山小”的豪气。

在山顶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又准备到千佛山去看佛像。可洞门前标有“游人止步”的字样，于是我们来到半山腰的鲁班祠前，望着鲁班的塑像，深深感受到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聪明和智慧创造出一幅幅美丽的蓝图。

太阳逐渐落向西山，我们从千佛山急步往回赶，慌忙中忘了问回工地坐几路公交车，我俩走到一个站牌看看没车就继续往前赶。走了一站又一站，一直到了解放桥。天色渐晚，趵突泉是去不成了，心中感到十分惋惜。等我们坐车回到工地，工友已经吃过晚饭。经过一天的奔波，我们只感觉腰酸腿疼，又渴又饿。我俩在伙房里每人领了两个窝窝头，就着白开水吃了晚饭。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在济南过“五一”的美好情景还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那段岁月让我魂牵梦绕、割舍不断，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



## 童年“创业”记

□ 徐辉

20世纪70年代初，我随父母到东阿关山生活。那时候，父母是双职工，加起来有八十余元的工资，除了给外地的奶奶寄点钱外，我们一家四口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当时没有零用钱这一说，买铅笔、本子，理发，都需要向爸妈申请费用。

我热衷于收集小人书，当时大约一角五分一本。爸妈每个月允许我买三四本，但远远满足不了我的胃口。为此，我尝试过很多攒钱方法：捡废品、编草辫、捉蝉蛻、养土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忙活一阵之后，好像都没攒下钱。

大概在小学四年级时，住在山上的一个朋友终于发现了商机：砸石子。经过多次考察，我们觉得这还真是门好生意：

一是原料也就是石头随处可见，而且是免费的。

二是加工简单，不需要特殊的技术。

三是利润丰厚，一方可以卖六元钱。

朋友东拼西凑，准备了两个柳条筐、两把锤子、一张筛子、一把铁锹、一把洋镐，在他家附近选了一处小山窝，我俩的“创业计划”便秘密开始了。

那时候大约三点半放学，课后基本没什么作业，父母都上班，我每天可以

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正好可以用来砸石子：收集大小合适的石头，用锤子砸开，过一遍筛子，将石子堆在一边。怀着美好的憧憬，我们两个忙得不亦乐乎，仿佛小人书已在向我们招手了。

显然，我俩严重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劳动强度远非我们两个小孩所能承受——干了没一会儿，我的手上便磨出了血泡。另外，我俩也没有“一方”这个量词的概念，半天过去，地上只有小小的一堆，估计连一方的百分之一都到不到。

第一天回家，我浑身脏兮兮的，手上满是血泡，连筷子都拿不稳，饭量还增加了不少，父母纳闷地问我，我含糊

其辞地搪塞过去了。第二天，由于老得抱石头，我的褂子磨破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家，奇怪的是，父母好像没看见，一句也没问，只是一个劲地给我夹菜。

第三天放学后，当我俩走到我们的“石料加工厂”时，我父亲、朋友的父亲，还有班主任老师三人出现了。见到他们的那一刻，我俩都有种见到亲人解放军的感觉。他们并没有责备我们，只是帮着把工具送了回去。就这样，我童年的第一次“创业”无疾而终了。但是，从那以后，我也基本实现了小人书自由。